

學

禮

堂

日

記

吳衍慈
敬題

學壽堂日記卷一

徐紹楨撰

民國十五年歲次丙寅

正月初一日癸酉 上午三時半起 寒暑表五十二度

是時在上海 既起身 念今年又度一歲 有何事可爲 回憶光緒庚寅除夕 嘗有日記之作 歷二十餘年 未嘗或輟 有時日在兵間 亦據鞍書之 偶與門人講學 日錄且盈數十頁 蓋所積不啻數百本矣 辛亥秋 湖樓一火 遂盡飛騰於霄漢間 入民國乃不復作 今雖衰老多病 而夜睡必三四時起身 猶如少年之時 生平不慣靜坐 此中夜氣之存 不有以記之 何以自遣 因欲復爲日記 以消永夜 少年所撰 名爲讀書日表 繫之四科 曰研經史 曰習文藝 曰講吏事 曰記出入 今則經史文藝已無能研習 吏事更無暇縈心 昔之記出入者 跬步之微皆載入 以爲計過之資 今亦頽然不能有此餘力 惟以宵分夜起 三數小時 就所閱書 記其所得 或數行 或數頁 無復規定 天且明 則出戶吸空氣 或呼老妻相與談家常 弄幼孫 以爲樂 不能觀此筆硯矣 日記開始 書此記其緣起

復前說 附余之爲此日記 欲以存夜氣也 孟子曰 夜氣不足以存 則違禽獸不遠 其言亦可謂驚

心動魄矣 余自問實能存此夜氣乎 誠亦不敢知也 聊以自勉而已

人性之善 如影隨形 無一息之可離 人惟梏而亡之 乃不能存 然夜之所息 有幾希之生機

又復生存 此夜氣之所以可貴也 吾鄉老輩教人 勸曰爾塾高枕頭想想 正欲其利用此夜氣也

先君鑒授余以志帥氣之道 余於喜怒哀樂之發 皆以志帥之 曾爲說載學壽堂隨筆 去春三月

在京師忽患中風 病愈後肝火獨旺 動輒生氣 平時懲忿之功 幾不自持 旋滬後遇事制抑 對

於朋友 持以久敬二字 尙無齟齬 而兒子家人輩 則怒冒在所不免 去年除夕 有某某二人

自稱舊部 踵門索資 情殊惡 余氣已動 欲斥之 急自斂抑 給以小資而去 其實此二人非余

之舊也 前年曾詢此託名要案 滬上之無賴耳

余九月旋滬 窮困不堪 託舊識商人某 爲賣書籍古玩 所售不多 至十二月遂不見其蹤 其間

居戚友言已往南京矣 久之 家人邵朋與之邂逅 乃索還白芙蓉圖章八方 小金花鼻烟四瓶 尙

有明板梵夾本華嚴經八十一本 鼻烟壺十一枚未還 昨除夕忽命其妻送二十四元來 言係賣書之

價 姑收之不再問 未幾鼻烟壺亦還 先是聞其已赴南京之信 頗有人勸余報警追之 余答以此

人年尙輕 報警之後 則信用全失 不能謀生 我之物得不得未可知 而彼則妻子皆失其所倚矣

姑忍之 今竟歸來 亦出人意料之外 可見待小人操之過急 使無轉身之地 必致挺而走險 凡於義無大損者 正不妨寬其一線 此與前條皆幾於發怒而自忍之 記此以見余肝病漸愈之證 前兩年余在粵 十二兒命濕上一夏姓者賣余書 爲所騙失甚鉅 余亦未追之 聞此人已成爲流丐 追亦無益也

十八兒今年已交十三歲 昨寄其日記來 內有一條言其背書不甚好 真不快樂 從今以後要用功 才是 又一條云 以前所讀之課 尙有許多字不識得 此乃不用心之過 往後應隨時留心云 余今日作書與之 命自今以後 凡所言所行 有不慊於心者 皆照此記出之 以爲計過之資 並告以曾文正所爲日記 皆自責之言多 後生小子 宜奉爲法則也

去年余自評八字 以爲現交子運 可望由否而亨 去年所以極困者 余之命最忌丑耳 涉世五十年 自謂能知命 而以近日之窮 猶復動心 希冀八字生效 是亦鄙夫而已 殊用自愧也

余外家周氏 自伯榮內弟身故 其遺孤蔭芬僅數齡 民國七年亦病故 更有遺腹子蔭芊 今年才十六耳 每遇新年 余家必出周氏祖宗影堂 懸而祭之 今年家貧屋小人多 無室可挂影堂 周夫人遂命不必挂 余對於此 心滋戚矣 余外舅周立齋先生名志承 桂林望族 弈世簪纓 而已

獨不仕 養親樂道 怡怡如也 其次女適余兄少白 余年十六七 恆以親串之故 往來其家 時方治漢學 先生每與余談 稱余經生 欲以四女名元者字余 以年尙少 不欲遽言 一日有人爲何氏來作伐 先生聞之 急詣余母白所願 遂訂婚 後余完娶 秦君雲五書一聯相贈云 名山早據談經席 香閣今來問字人 先生見之 謂余少年何以堪此 此聯宜寶之 後遭辛亥湖樓之火 乃爲六丁奪去 而先生則早於戊子歲下世矣

附錄學壽堂隨筆

余年十六時 先君教曰 汝知以志帥氣之用乎 對曰未也 先君曰 遺矢溲便 亦有志在 日用萬事 不可離此志也 會友人居失火 友有二子 年才十六七耳 共舁一水缸於火處 火熄後仍注水於內 則七八人不能舁之也 余於是頓悟先君之言 凡喜怒哀樂之發 皆以志帥之 今數十年 凡所經過 略舉一二於後

喜猶嗜也 余生平有所嗜 必以多爲貴 年十九 應郡縣之聘 爲之治刑名錢穀 不輕外出 日唯與東人一燈相對 乙未入都會試 瀕行之夕 乃舍之 未服戒煙丸也 志爲之也 己丑庚寅間 客肇慶守署 其地有陽春砂仁 余嘗食之 日恆至七八兩 逾年乃舍去 食檳榔亦如之 而不

醉 中間或且數年不食 今垂老仍偶食之 但不如前此之多耳 自絕阿芙蓉後 吸呂宋煙 日亦三四十支 至民國四年正月初一日 乃戒勿吸 其始也 隨意爲之 繼長增高而不自覺 及其覺而舍之 則特有志耳 若無志則此身已大爲所累 尙安有今日哉

怒自嬰兒卽有之 遇不如意事輒怒 則無日不在怒中矣 余思高其目標 使之無可及 因書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懸諸座右 日夕省覽 遇可怒之事則曰 是烏足以動余之怒者 余之怒惟以安天下之民則庶幾矣 久之所遇事雖有足怒 而余力不能舉亦無如何也 故余終無怒也

哀惟父母大故不可強制 其他莫大於生死之際 余謂死非苦事 惟求死不得乃苦耳 嘗見患病者經旬累月 纏綿於牀褥之間 言語舉動 皆失其自由 此時惟有速死 乃足以救其苦也 余門人

吳錫永 辛亥中炸彈 右足自膝下飛去 余嘗問吳君 當時有所苦否 吳君曰 當中炸彈時 唯覺膝際一片涼 卽無所知覺 及醫生爲之醫愈 始自知也 使吳君當時不幸而死 則亦不過膝際一涼而已 然則死又何足哀哉 死且不足哀 更有何事可哀者 故余生平唯有志而無哀也

樂視喜怒哀爲難制 孟子言生於憂患 死於安樂 人當安樂之時 而不知所以制其樂 則死機觸處皆是 男女之際 尤其危者也 余嘗以莫將性命作人情一語 懸諸座右 當極樂之時 輒一誦

之則樂意自減不獨男女居室爲然也卽羣從游宴夜以繼日樂而忘返何嘗非戕生之地惟有節斯足以自適而無害其能如是者全在持其志也

中庸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蓋喜怒哀樂皆根於天命之性人不能無者也惟能保持其性之所固有而使之勿發則得其本矣及其既發而皆使之中節則舉動皆不離於道矣何以能保持之是又在吾之志也

喜怒哀樂之根於性是誠然矣告子又云食色性也實則食與色發於氣生於情人以求食之故而慕富貴又以好色之故而慕少艾慕之不已而又多聚之焉久之驕奢淫逸無所不爲喜怒哀樂皆不能中節而失其本心皆情與氣之罪也是無志之士也余對於喜怒哀樂之發別以四字藥之以忍藥喜以恕藥怒以達藥哀以嚮藥樂

蘇穎濱以六祖不思善不思惡卽喜怒哀樂之未發後儒或詆其以中庸傳合禪家之語余謂六祖言不思善不思惡認本來面目與宋儒張無垢云余嘗求聖人而不可得今乃知在喜怒哀樂未發處語意相合李延平云某曩從羅先生問學先生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未發時作何氣象亦與六祖之認本來面目相同蓋常人亦有不思善不思惡之時亦有不喜不怒不哀不樂之時

但不能體認 便是常人耳 譬如今有百鍊節制之師 駐於陣地 雖未發動 亦自有一種森嚴不可犯之氣 及一發動 卽爲節制之師 非尋常烏合之衆 可得而言也 朱子有與羅參議書云 元來此事與禪學十分相似 所爭毫末耳 然此毫末却甚占地步 余謂朱子知此事與禪學十分相似 而又懼後人詆其援儒入佛 遂有甚占地步之言 其實未發之中 卽天命之性 蘇頌演亦謂中卽佛性之異名 儒與佛皆求其本性而已 不必以甚占地步 自張門面也

正月初二日甲戌 上午二時半起 寒暑表五十九度

隨意閱書 得曾文正選詩之說云 余昔年鈔古文 分氣勢識度情韻味趣爲四屬 擬再鈔古近體詩 亦分爲四屬 而別增一機神之屬 機者無心遇之 偶然觸之 神者人巧與天機相濫泊 古人有所託諷 往往多神到機到之語 必可與言機 可與言神 而後極詩之能事 余極歎服以爲知言此不獨詩 文亦有神機也 因憶自作之詩 庚辰年爲秦雲五題畫梅 類多臨時走筆 不假思索而成 有題踏雪尋梅一首云 可憐擾擾雪中人 盡日尋梅餓不眠 欲向圖中呼汝出 不能忘物必亡身 自謂亦頗近之 又一絕云 晝裏看花事可疑 昨宵真見此芳姿 醒來一枕羅浮夢 惆悵參橫月落時 曾文正勦捻時 與其弟書云 余與少荃皆坐視賊太輕 以致日久無功 弟則視賊尤輕 莊子曰

兩軍相對 哀者勝矣 咸豐三年以前 粵匪爲哀者 咸豐十年以後 官軍爲哀者 今肅匪屢勝 而其謹畏如故 官軍屢敗 而其驕蹇如故 是哀者尙在捻也 可慮孰甚 其後文正引疾退休 卒文忠卒用淮軍平捻 未嘗非聞文正之言而憂危惕勵 自居於哀者也 辛亥革命 余統江浙聯軍 不過萬人 屯南京堅城之下 張勳以十萬之衆相向 又聞漢口之敗 黎宋卿有電乞援 余益用危懼 出九死不顧一生之策 攻取紫金山 破其富貴山砲壘 奪取南京 大局乃定 以哀勝之而已 民國二年二次革命 時民黨爲都督者十六省皆志滿意得 卒爲袁軍所敗 或且投誠於袁 以圖自保其功名富貴 是不能自哀而人哀之也 孫中山以此奔日本 經營數載 乃有庚申反粵之事 是役也 陳競存起兵於漳州 亦哀者也 及壬戌夏 陳軍逐中山 中山又爲哀者 復於癸亥返粵 乙丑四月 滇軍起而攻亦化軍 自謂必勝 不能爲哀者 滇軍又失敗 今聞赤軍已平定全粵 他日必有攻之者 其勝負則視其孰能自哀矣 老子道德經云 禍莫大於輕敵 故抗兵相加 哀者勝矣 曾引莊子余則忘之 不知莊子有無此語也

上年九月 眷屬留寓京師者十餘人 昨十兒承燧甥吳栖筠來書告急 云向天津梁獻宸假百元度日 余答以書云 論語謂君子固窮 小人窮斯濫矣 爾等此時之窮 正在君子小人分界線 宜立定

脚根 不可趨入彼界 一移足便是地獄 萬劫不復矣 如何爲立定脚根 不妄行一步 不妄求一人 聽天由命而已

正月初三日乙亥 上午二時半起 寒暑表四十度

看會國藩名言類鈔 昏昏思睡 急登床 則展轉反側 仍不能睡 又披衣看書 於是者三次 天色愈明 心神始定 曾云知識愈高 則天之所以責之者愈深 名望愈重 則鬼神之所以伺察也愈嚴 讀之輒爲悚然 因思余生平不以得名爲務 光緒乙未 在廣東肇慶府幕 廣西巡撫張丹叔爲吾兄季同業師 聞余著書甚多 命取寄桂林 將爲奏呈諸旨錄用 余聞而辭謝不遑 寄書八兄曰 先君命余之名曰楨 而字之以固 貴有貞固之操也 好此浮名 何固之有 何以對我先人 今其書尚在 宜留以教吾之子孫 若云知識 則余誠不敢自以爲高 惟余著仁說 嘗以謂天之生人 非徒使其自生自滅而已也 人人皆負有救濟衆生之責焉 然則天之責之 無時不然 固不待其高 然知識愈高 則責任愈重 曾言亦不謬也 十一時上樓在周夫人室坐談 信手取薛文清讀書錄翻閱 有一條云 氣真是難養 余克治用力 久矣 而忽有暴發者 可不勉哉 二十年治一怒字 尚未消磨得盡 以是知克己最難 文清此語 於我心有感戚然 與初一日之所記 可以相證

正月初四日丙子 上午三時一刻起 寒暑表四十八度

向來晨起胸次超然 頗得平坦之氣 今日則胸膈若有物不能吐出者 殊不舒暢 不解其故 問朱守一昨日誤食他物耶 朱曰白飯一盂 豈能害人 皆坐作此日記耳 爲之一笑

近數年晚間 皆不能作事 卽談話亦頗厭之 下午八時卽就寢 夜分而起 乃撰文吟詩寫信看書 自覺志氣如神 所謂得夜氣也 然其所爲文也詩也信也書也 須不足以汨雜吾之夜氣者乃有益 若雜鄙念 則心不能存 夜氣盡失矣 古人之重夜氣者 以其未與物接 不見可欲 良心猶有發現之時 然不良之念 發於此時者亦多 必有以克治之 乃可言夜氣之存也

宋儒言靜坐 余則生平絕無靜坐之時 每坐必手一卷 或伏案作書 夜睡剛醒卽起 亦不戀衿枕 或問曰 如此則心無一時之閒逸 獨不慮其勞而生病耶 告之曰 宋儒之能靜坐者 本有制心之術 余旣不能 則不得不借詩書爲羈的 免其放逸 至於夜睡剛醒之時 更如盲人瞎馬 夜臨深池 余以爲最危險之界 故剛醒卽起 起亦不敢言靜坐也

薛文清讀書錄云 人所以千病萬病 只爲有己 爲有己故計較萬端 惟欲己富 惟欲己貴 惟欲己安 惟欲己樂 惟欲己生 惟欲己壽 而人之貧賤危苦死亡一切不恤 由是生意不屬 天理滅

絕 雖曰有人之形 其實與禽獸奚以異 若能克去有己之病 廓然大公 富貴安樂生壽 皆與人共 則生意貫徹 彼此各得分願 而天理之盛 有不可得而勝用者矣 楨謂此卽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之理 亦即恕也 人之曾讀四書者 類能言之 惜不能強恕而行耳 世有亦化黨 藉共產之名 號召貧窮人 鋤誅資本家 及其得意 政權在手 則所收之資本 盡爲己有 人之貧賤危苦死亡 一切不恤 誰是能與人共者 余不禁因之有感 輒記於此

正月初五日丁丑 上午四時起 寒暑表四十九度

初醒時 憶及辛亥夏南京大水 九鎮營房盡被淹 將士多患寒熱病 余曾親履各標營視之 爲諸將言曰 余今年五十一矣 生平不知寒熱是何況味 旣而甚悔其失言 恐萬一我亦病 則無以見將士也 未幾 余果亦病瘡 延桂林于風八來診 (風八爲余總角交 精醫 故在粵垣 是時以粵中革命黨事起 避而之滬 來視余 嘗有詩云 十年不泛後湖水 今日扁舟載往還 惜不能全記矣) 因思人之精神強者 微菌不能入 余是時旣言之 又自悔之 則精神之強固力 已漸失其效用 微菌得乘間侵入 若當時無此一悔 則亦必無此病也 推之小人之作惡者 恨其不知悔耳 苟有一悔 仁必復來 悔之作用亦大矣哉某筆記載一事 有名醫某 遇一人 告之曰 汝一

月後心部將生疽 不能治也 其人大懼 哀求之 則曰吾無術 汝往某廟求某道士 當有救 其人依言往見道士 伏地哀訴 道士曰 汝生疽則有之 然在右腿 不在心也 解衣示其部位 以待發時仍請某名醫治之 及期 其人右腿果生疽 治之旋愈 道士乃告某名醫曰 汝言某心部生疽是也 吾故示以右腿 則其人日夜焦勞愁思 皆注於腿 疽毒隨血氣而奔赴之 病乃漸移 但此亦未發而知之 既發則亦無如之何矣 近世頗講精神治病之理 因記之 以告後之學者 正月初六日戊寅 上午三時起 寒暑表五十度

薛文清讀書錄云 仁只是此心之理 與萬物都相貫通 故欣戚相關而能愛 纔不貫通 便相間隔 只知有己 不知有物 欣戚不相關 而不能愛矣 然貫通非仁 其貫通之理仁也 楨謂此說仁之爲愛至精透 余昔解仁人心也 引韓非子仁者謂其中心欣然愛人也爲說 知欣然愛人爲愛 而不知欣然相關更爲愛也 人之四肢 以針刺之 卽流血而痛 有癢處必搔之始安 貫通之理也有病麻木不仁者 不知痛癢 血脉不能貫通 斯謂之不仁矣 讀書錄云 詩曰至於太王 實始翦商 朱子論語集注用舊說最是 惟如此則與三以天下讓之言相合 使太王無翦商之志 天下無歸周之勢 周一侯國耳 泰伯之去 夫子當稱其三以國讓足矣

何塞稱其三以天下讓耶 楨欲爲說以申論之 寫至此 已五時 輒假寐天明始又執筆 已六時半矣 孟子稱太王居邠 狄人侵之 邑於岐山之下居焉 邠人曰仁人也 不可失也 從之者如歸市 又有荷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 君子勸業垂統爲可繼也之說 則孟子亦以爲周家王業之成 始於太王 詩所謂實始翦商者 推其所本言之耳 翦滅也 商之滅 其孫紂自滅之 豈但太王未滅之 文武亦未滅之也 太王行仁而邠人從之 其後天下亦歸之 言其繼商而有天下 遂目爲翦耳 讀詩者不可以斷害意也 至秦伯之三以天下讓 亦後人於王業既成之後論之 在秦伯當時只是讓國耳 古之仁人 觀秦天下如敝屣亦多矣 豈獨秦伯 而秦伯則當自有說 孔子亦曰無得而稱 則但知其讓而不知其事 存而不論可也 必求其事以實之 乃有謂太王有翦商之志 秦伯不從 遂徵傳位季歷以及昌 純是私見矣

正月初七日己卯 上午三時半起 寒暑表四十八度

讀書錄云 無極而太極 氣未用事 故純粹至善而無惡 及動而生陽 靜而生陰 則善惡分矣 積按文潛以陰陽之生分善惡 然則陽善陰惡乎 抑陰善陽惡乎 余傳未能解悟 易繫辭一陰一陽之謂道 繼之者善也 成之者性也 卽中庸天命之謂性 率性之謂道也 其不曰

天命之謂道 而曰天命之謂性 不曰成之者道 而曰成之者性 何謂也 人受一陰一陽之道而成性 則天已賦之於人而有形焉 有形則有形質之性 善反之而後天地之性存 所以謂繼之者善也 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 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 此說是也 蓋天以此道賦之於人 而善即繼之 乃成爲性 但成形後即有氣質之性 不及其初之善 則天地之性漸爲氣質之性所化 而不可爲善 故張子謂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也 楨中年時卽爲此說 後遭湖樓之火焚其稿 頃見薛文清之語 乃記之於此

讀書錄云 暑不生於暑而生於寒 寒不生於寒而生於暑 動不生於動而生於靜 靜不生於靜而生於動 治不生於治而生於亂 亂不生於亂而生於治 蓋盛衰相根之理微矣 文清此說 以寒暑動靜譬治亂 頗有至理 然寒之極者不可卽成爲暑之極也 必以漸而至焉 故冬至一陽生 既而春分 而夏至 夏至一陰生 而後秋分 而後冬至 無驟變之理也 辛亥革命以半歲而成民國 余嘗慮其變之太驟 以六月酷暑之候 萬無可以披裘之理 其後各省擁兵爭戰 至十四年而不能定 卽今猶未爲亂極思治之時也 必至全國鼎沸乃始有漸定之日 余書至此 不禁爲之驚心動魄 意焦神倦 時已五時半 伏而假寐 乃至七時而醒

讀書錄云 陰多而陽少 小人多 君子少 楨因思所至之地 每見其人 皆女多而男少 所謂陰多而陽少也 豈一方之人如此 合全國則不爾乎 抑全國皆女多而男少乎 大亂之世 小人多而君子少 然則天之生人 世治則男多 世亂則女多乎 歐戰後頗有女多之苦 有自改其夫婦之制而爲多妻之俗者 此何時而可歸於對等乎

正月初八庚辰 上午二時半起 寒暑表四十八度

讀書錄曰 天下之事 緩則得 忙則失 先賢謂天下甚事不因忙後錯了 此言當熟思 楨謂此即所謂擔遲不擔錯之說也 然執事敬者必無錯

讀書錄曰 學者之心 當常有所操 則物欲退聽 斯須少放 卽邪僻之萌滋矣 楨平日手不釋卷 欲操心於書卷之中也 壯年時 恆和衣持一卷 臥而閱之 至思睡則書自離手 醒則躍起 更不復臥 此誠可以少欲 惟不能主敬耳

嚴生槐林號叔黃 余在桂林講學之門人也 其時年甫十七歲 今三十年矣 在上海充江蘇松太兩屬清鄉專局駐辦 以余赴南京 特來接余 因憶及曩在桂林教諸生算法 恆於黎明集燈下布算 叔黃與朱景洲二人學最精 於代數學中能指摘李壬叔之誤 且通微分積分也 今余垂老不能爲矣

叔黃亦無所用之 恐亦荒廢 早知如此 何如勿學 天下事學非所用 用非所學 大都如是 可爲長太息

讀書錄曰聖賢之子孫 賢不肖皆天也 天本無心 人之生也 偶值其氣之清明純粹者爲賢智 得其氣之昏濁駁雜者爲頑愚 若聖賢之子孫 有賢不肖之異者 則以所值之氣不同耳 後人因見聖賢之子孫 或有不肖者 乃謂聖賢已奪其秀氣 可謂謬悠之論矣 文清此說 人之得清氣者爲聖賢 得濁氣者爲頑愚 是固然矣 其聖賢之子孫 有不肖者 固由所值之氣不同 然其受聖賢之教 終必異於常人 孟子謂堯舜之子不肖者 言其不似堯舜耳 丹朱商均服堯舜之教 未聞有爭爲天子之事 則亦可謂賢矣 後人用不肖字直解爲鄙陋庸妄 亦非不肖之本義也 余爲此說 反以驗吾之諸子 則皆不肖 無一人能傳吾之所學者也 卽以早起一事 吾之起五更者 已五十年 而諸子皆晏起 且有過午始起者 未嘗不加訶責 或有悔改 而月日至焉而已耳 久之 余亦無心過問 其他亦可知矣 追究其所以至此之故 則其過仍在余 蓋余不應遁入仕途 遂自失其教子之能力 悔之無及 當庚子之變 外侮旣劇 當國者咸以爲非練新軍不能自強 余在江西 遂以道員統領常備中軍 兼總辦營務處 又兼課吏館長 又兼江西巡撫文案 每日